

歷史空間

「萬歲」的魅力

■戴永夏

在中國皇家的辭典上，大概「萬歲」一詞用得最濫：皇帝上朝，群臣要高呼「萬歲」；皇帝出巡，百姓要迎接「萬歲」。連皇帝的一言一行，吃喝拉撒睡，也都貼上「萬歲」的標籤。為何？因為皇帝是真龍天子、九五至尊，他們都想長生不老，萬壽無疆。因而便弄了頂「萬歲」的帽子戴在頭上，讓人神共仰，山河同慶，使自己的願望在天意的默許中實現。

其實，「萬歲」本來是人們表示喜悅和慶賀的歡呼語，後來又演變成臣下對君主的祝賀辭。宋代高承的《事物紀原》上說：「戰國時，秦王見蘭相如奉璧，田單偽約降燕，馮緩焚孟嘗君債券，左右及民皆呼萬歲。蓋七國時，眾所喜慶於君者，皆呼萬歲。秦漢以來，臣下對見於君，拜恩慶賀，率以為常。」由此可知，遠古時「萬歲」的使用還比較自由，帝王並未把它當成自己的「私有財產」。

真正把「萬歲」視為至寶，並據為已有的，是漢武帝。據《漢書·武帝紀》記載，漢元封元年（前110）春正月，武帝同群臣去登嵩山。這本來是件平常的事，但他卻借此大作文章，昭告天下。他說，在嵩山頂上，大家都聽到了山神在向他三呼「萬歲」。他向山神致意還禮，山神也立即應答。回京後，他又傳下聖旨，加封嵩山啟母廟後的山峰為萬歲峰，並撥專款在山頂上建登仙台和萬歲亭；山下建萬歲觀，以應「山呼萬歲」之意……為了進一步為「萬歲」造勢，漢武帝又繼續編造謊言說：太始三年（前94）二月，他東巡「幸琅邪，禮日成山。登之罘，浮大海。山稱萬歲」。這次他把自己抬得更高，在山東的芝罘山，整座大山都喊他「萬歲」。武帝編造這些並不高明的謊言，用意很明顯：我到了哪裡，大山都喊我「萬歲」，顯然這「萬歲」是上帝賜給皇帝的「專利」，百姓又怎能違逆？從此，「萬歲」便成了皇帝的代稱。除皇帝外，任何人都不能稱「萬歲」。

既然「萬歲」成了皇帝的「私有財產」，它的身價也越來越高，很多人對它垂涎欲滴，為得到它甚至不惜兵戎相見。一百六十年前太平軍定都南京後，以洪秀全為首的天國領導集團便被勝利衝昏了頭腦，他們為爭權奪利而互相殘殺。尤其實權在握的東王楊秀清，更是飛揚跋扈，為所欲為。他已不再滿足「九千歲」的稱呼，欲自稱「萬歲」。一天，天王洪秀全召見他說：「聽說你要稱萬歲，那你把我放在甚麼位置？」他忙答道：「弟為萬歲，兄為萬萬歲！」天王聽了默默不語，改日將此事告訴了北王韋昌輝。一天，君臣在殿上議事，一向跟東王積怨很深的北王便向東王發問：「聽說兄有不臣之心，自稱萬歲？」東王一聽，火冒三丈，反而仗勢欺凌北王。北王盛怒之下，拔出刀來，一刀就將東王給宰了。於是東、北兩王府的將士便互相殘殺起來，北王也死於亂刀之下……算起來，這位

自稱「萬歲」的東王只活了33歲，距離「萬歲」還有9967年呢！

有道是「上有所好，下必趨之」。既然最高統治者喜歡「萬歲」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便處心積慮，或編造阿諛奉承的「萬歲神話」，或大搞勞民傷財的「萬歲工程」，千方百計地討領導歡心。如唐代的女皇武則天，就曾被「萬歲」捉弄得神魂顛倒。

武則天本是一個很有作為的皇帝，但她同時又是一個「萬歲迷」。她曾以「天冊萬歲」自居，意為她是老天冊封的「萬歲」；她還在一年裡兩次將年號改為「萬歲通天」、「萬歲登封」，這在歷史上絕無僅有。她這一癖好正為一些不逞之徒提供了絕好的拍馬機會，有個叫朱前疑的猥瑣小人就曾在她面前諂媚說：「臣自河南返京，路過嵩山的時候，清清楚楚地聽到嵩山在高呼『聖神皇帝萬歲！』四面群山一齊呼應，萬歲之聲響徹雲霄！」這幾句漏洞百出的頌詞，卻把武則天吹捧得暈暈乎乎，分不清東西南北，遂慷慨地賜給他一個五品官的官職，使這個缺德少才的市井無賴，一躍而成為位高權重的朝廷大員。

朱前疑編造的這類低級謊言，在當代也許沒有人相信。然而人們骨子裡的「萬歲情結」卻像毒菌一樣，遇有適當時機仍會氾濫成災。如極「左」路線盛行時期的「領袖崇拜」熱，就曾讓「萬歲」在神州大地上重新風光了一番。

如今50歲以上的人大概都還記得，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國人曾把「萬歲」捧上天的情景。當時隨處可見，「萬歲」標語滿天飛，「萬歲」口號到處喊，「語錄不離手，萬歲不離口」一度成為一些人的生活常態。為了對「萬歲」爭表衷心，各地還不惜巨資，你追我趕，爭相搞了許多稱頌領袖的「萬歲工程」。

現今，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民主的加強，「萬歲」已經失去了魅力，沒有了市場。但若說它已被徹底消滅，則為時尚早。因為，這「萬歲」是附着在專制獨裁、個人崇拜上的毒瘤。只要這二者沒有根除，誰又能擔保「萬歲」之風不會捲土重來？



■「語錄不離手，萬歲不離口」一度成為一些人的生活常態。 網上圖片

古今談台

■吳羊璧

土地神

我住的地方是在一條後街的末頭。後街很靜，兩列已經看來古老的建築，在已經到處現代化的香港，顯示出一種彷彿時間移動得慢了的感覺。午後、黃昏，老街坊們時常搬張椅子出來，大家坐在一起談家常，一切顯得從容。

街的末端，有一座小廟。不大，但是供奉着一位威嚴而正氣的神明。經常見人在那裡上香燭，經過的街坊往往也站一站，揖一揖，表示出一片虔誠。

我走過去瞻仰，原來是土地神。

土地神，我肅然起敬。

在《西遊記》中，土地公公是一個重要的角色。孫悟空護着唐僧一路西行，一路不斷地遇到想吃唐僧肉的妖魔，滿身神通的孫悟空盡心護衛。但是孫悟空每到一處都是新來乍到，弄不清楚有沒有妖魔，是甚麼妖魔，他就必須向當地的土地神請教了。

不過孫悟空有爽快的一面，爽快的另一面往往是莽撞。他對土地神，不是和氣恭敬地請來，而是召來。

舉個例子，在到盤絲洞的時候，他必須了解這個妖魔到底甚麼樣子，就把土地神「拘」來，他唸咒，「拘得個土地老兒在廟裡似推磨的一般亂轉。土地婆兒道：老兒，你轉怎的？好道是羊兒風發了！土地道：你不知！你不知！有一個齊天大聖來了，我不曾接他，他在那裡拘我哩。婆兒道，你去見他便了，卻如何在這裡打轉？」土地道：若去見他，他那棍子好不重，他管你好歹就打哩！」終於，土地還是戰戰兢兢地去見孫悟空了。

好在孫悟空的棍子還是挑着對象來打的，沒有打嚇壞了的土地神。土地神告訴那邊山嶺上有個盤絲嶺，有個盤絲洞，有七個女怪。孫悟空問：「她有多大神通？」土地道：「小神力薄威短，不知她有多大手段。……行者聽言道，土地，你且回去，等我自家拿她吧。那土地老兒磕了一個頭，戰戰兢兢的，回本廟去了。」

土地神雖然是天地間很重要的神祇，不過只是各地

方上一個小神小吏，地方上有了妖魔，他拿不了他，管不了他，有點可憐。但是他對地方上的妖魔了解得一清二楚，也就很盡責任了。在《西遊記》中讀到了這樣的土地公公，我的心頭是敬重的。

土地老兒雖然沒有伏魔降妖的大神通，但他們都很盡責。孫悟空一路能夠遇魔伏魔，遇怪伏怪，土地神的功勞大着呢。

話頭回到我那條後街上。我經過那裡，常常對土地神尊敬地想：謝謝你管好這裡的秩序，尊神是很盡職的尊神。

香港這個地方，洋化而且走在時代的前面，但是依然有不少這樣的神廟。有土地神、天后娘娘。香港本是海港，中國沿海多處都供奉天后娘娘。漁民出海勞作謀生，天后娘娘是保護神。我不覺得這是迷信。勞動者哪裡都敢去闖，在向前闖的時候，也要加強自身的精神力量。我覺得這一切，正表達了、構成了人們克服萬難的精神力量。

我在郊區住過多年，村口有塊石碑，刻着「本土后山」四字。在那裡，我常常想，這是土地神，土地神無處不在。

又常常想，土地神是不是后稷呢？后稷是古傳說諸神中，始播農耕，農業以土地為基礎，后稷應該就是土地神吧。

來鴻

永恒的葉在土壤

■劉邦媛

初夏的一天，媽媽下班後帶回家一本《在雲上》。我細細品讀着林清玄寫的每篇空靈、清雅的文章，一句話映入我的眼簾，縈繞在我耳畔，迴盪在我心頭。「樹葉雖然凋零了，卻自始至終都是如此美麗。」我的記憶裡，總會有一些美好、快樂、難忘的回憶湧上心頭：

那是兩歲學會了第一兒首歌，快樂地哼唱時；

那是三歲在幼兒園結交了生命中的第一個摯友，把她的一切爛熟於心時；

那是四歲和家裡養的小白兔一起嬉戲玩耍，不觸碰到它的短尾巴絕不肯罷休時；

那是五歲生日爸爸送給我一條淡粉色的連衣裙時；

那是六歲滿懷憧憬期待地邁進一年級的教室時；

那是七歲純真地、傻傻地，認真地喜歡小熊維尼和一切純潔善良，有一對大翅膀的天使時；

那是八歲無愛無慮地在沙灘的細沙裡打滾兒時；

那是九歲立下雄心壯志，向全班高聲宣佈我要做一名偉大的，著名的醫生時；

那是十歲突然發奇想，自己動手在最心愛的西瓜樣子的花盆裡種下了幾粒夜來香的種子，希望能夠開花而每天都去觀察時；

那是十一歲瘋狂地崇尚自由，常常夢想着睡在麥田的中央時；

那是十二歲突然發現生活中有許許多多點滴的美麗，總有一種衝動，急切地想要記錄下這些美得驚人的點滴時。

這些美好的記憶，每一個都是我一片葉，即使時光流逝，它們變得枯萎了，也會永遠地深藏在我心靈深處的土壤裡。我有空時，就會把記憶一點一點地挖出來，回想着當時有多麼快樂，多麼美好，我就會沉醉其中，然後微笑。這些美好的記憶，這些葉，沒有因時光的流轉而褪色，反而越顯珍貴。

林清玄把他的一切拋到柔軟的白雲之上，讓風吹拂着，滋潤着；我把我的回憶與夢想，埋藏在潔淨、濕潤的土壤裡，讓泥土包裹着，深愛着。

詩情畫意

■何廣才

(一) 踏莎行 太行大峽谷

曲徑蜿蜒，懸崖峻峭。桃源掩映登天道。潺潺碧水泛紅英，蔥蔥綠樹飛黃鳥。
瀑掛層峰，棧連蒼昊。平湖高峽風光妙。晴川遙繞青山，青山踏遍休言老。

(二) 水調歌頭 林州紅旗渠

雄跨太行橫，橫貫古林州。引來三晉活水，輪與百渠流。往昔荒山疊翠，千載枯塢泉湧。茂樹舞啼鴉。轟動四方客，盡掃萬家愁。
旌旗奮，天河峻，九徑秋。當年十萬豪傑，峭壁戰方遒。幾度劈山鑿洞，不怕血流身殞，夢夢此鴻猷。有是山魂在，步步上層樓。

(三) 鶴沖天 林慮山滑翔基地隨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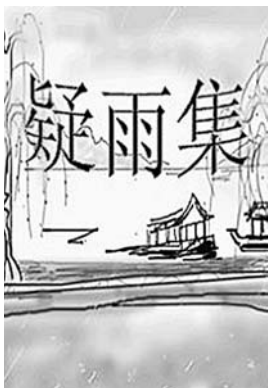
千尋絕壁，倒掛蔥蔥樹。翠嶺鎖寒煙，籠芳霧。百花方競俏，霏雨過、蒼鷹鶻。放眼層坡線，好山好景，正是傑雄去處。
航空偉業追迢路。驕子當勇往，休停步。砥礪凌雲志，征曠達、翔天幕。瀟瀟關山度，茫茫長宇，奮飛銀鶴無數。

(四) 御街行 安陽參觀袁林

西洋鋼鐵東洋土，砌就圓圓鼓。灰灰一塚謂為林，要比孔文關武。耗時數載，耗銀數萬，豈管黎民苦？
扶權自重欺龍虎，欲作乾坤主。陰謀詭計弄殺機，幾度腥風血雨。黑心竊國，昧心賣國，遺臭流千古。

開卷有益

奇書：《疑雨集》



也只是晚年做了一個無品無能的縣學教官。所以，潦倒的王次回常常以「富不過三代」的話來自嘲。

逆境之下，王次回把寫詩當作自己的生命。他採用典麗精工的情詩，來化解自己的功名情結；用沉博絕麗的情詩，來寄托對美好精神的嚮往；用深情綿邈的情詩，來撫慰自己在科舉道路上飽受折磨的心靈。詩集中充滿了香艷、癡情、悵恨、追憶、憂傷的文字。其詩，被友人編為《疑雨集》。

《疑雨集》先後兩編過兩次：一次是明末清初，一次是清末民初。兩次都是在社會動盪，「王綱解紐」時期。這樣的特定時期，社會秩序亂了，傳統的道德觀念，在動搖，在嬗變，因而，王次回這種被傳統世俗稱之為「傷風敗俗，蠱惑人心」的作品才得以流行，他的那些至真至愛的情詩，才得以散發出花兒般的芬芳。

王回回的《疑雨集》，其實際影響是巨大的。嚴繩孫為《疑雨集》初刻本寫的序中說：「今《疑雨集》之名籍甚，江左少年傳寫，家藏一帙，瀝

人文世相

■王兆貴

握手還是解手？



握手是一種文明禮儀，解手是一種生理行為，就今天通行的解釋而言，這兩者風馬牛不相及。寫下這個題目，是因為我看了梁實秋先生的文集後，產生了一個小小的疑問。

我國古人行禮，似乎並不握手，而是抱拳作揖，稱為拱手禮。在《禮記·曲禮上》中，就有「遭先生於道，趨而進，正立拱手」的記載。中國古代女子作揖行禮，好像無須抱拳，而是兩手交疊，置於腰側，俗稱「福了一福」。漢族的「萬福」與滿族的「蹲安」相像，都有點「左手握右手」的味道。SARS（非典型性肺炎）流行期間，為防止傳染，國人都以拱手代替握手，有人還據此演繹出一通新論：拱手比握手更科學、更文明。

在我國古代典籍中，雖然也有「握手」這個詞，但詞義與今天不完全相同，如同執手、把手、拉手，表示親近或信任。握手這一現代禮節，據說起源於中世紀的歐洲。通常用於見面或告別時，雙方右手相握，上下輕輕搖動，表示歡迎和再見。正規禮儀場合的握手，表達的只是象徵意義；親朋好友之間的握手，表達的是熱情、友誼、祝願、慰問以及惜別；競技場上的握手，則表示理解、信任，所謂「握手言和」；敷衍式的握手，傳達出的則是逢迎、虛假、淡漠或傲慢等情感。

在《握手》一文中，梁實秋先生從握手這一現代文明禮儀說起，刺官場之倨傲，諷市井之陋習，文筆老辣犀利，談吐饒有風趣。在對那些令人不快的握手方式作了一番譏刺之後，梁先生順手拈來一道民間謎題：有一樁事，男人站着做，女人坐着做，狗跳起一條腿兒做。接下來，梁先生斷然認定這樁事的謎底是握手。並進一步解釋說：「和狗行握手禮，我尚無經驗，不知狗爪是肥是瘦，亦不知狗爪是鬆是緊，姑置不論。男女握手之法不同。女人握手無需起身，亦無需脫手套，殊失平等之旨，尚未聞婦女運動者倡議糾正。」

梁先生的解讀很幽默，也有一定道理，但在我看來，這樁事更為貼切的謎底應該是「解手」。謎題中列舉了三種情形：站着做、坐着做、跳起一條腿兒做，將前兩種解釋為「握手」，勉強說得過去，後一種就說不通了。狗跳起一條腿兒來要做的事只能是撒尿，即使有「和狗行握手禮」的情形發生，也是非常規狀態，要麼是逗弄寵物，要麼是馴獸表演，正常情況下，有誰會「和狗行握手禮」呢？其實，這是一道類似「腦筋急轉彎」的智力測試題，只要有生活常識的人，都不難猜出謎底。也許是因為「解手」一詞不雅，梁先生也就沒往這方面去想，也許是囿於常識的局限，一時沒有拐過彎來，造成了梁先生的誤讀。

■路來森

其餘藩，便欲名家」。王次回的诗對當時一些重要文人的創作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，其中就包括主盟詩界的王士禛和清初詞人三大家之一的納蘭性德。李調元在給納蘭性德詞所作的箋中，提到王次回的诗達70多次，儘管個別之處略顯牽強，但納蘭詞中確有許多語彙借之於王次回《疑雨集》。納蘭性德詞的那種纏綿悱惻、婉約哀怨的風格，更是深受《疑雨集》的影響。

王回回的《疑雨集》還影響到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些著名文人，諸如張恨水的《春明外史》、冰心的柔情散文、郁達夫的書信、沈從文的小說等。張恨水的《春明外史》，無論是寫主人公楊杏園與雛妓梨雲的愛情，還是寫其與才女李冬青的愛情，都涉及到《疑雨集》；在《我的良友一悼王世瑛女士》中，冰心說自己也曾集王回回的「明明可愛人如月」和黃仲則的「一星如月看多時」，擬了「一星」的筆名送給一個好朋友。

更為有意思的是，《疑雨集》還深深地影響到一些外國作家。日本唯美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永井荷風，在他的《初硯》中寫道：「一度翻閱王回回的《疑雨集》，全四卷盡是情癡、悔恨、追憶、憔悴、憂傷的文字。其形式之端麗，詞句之幽婉，而感情之病態，往往有對於波德萊爾詩之感。我不知中國詩集中有像這《疑雨集》一樣的其內容是肉體性的東西，可以把波德萊爾在《惡之花》中橫溢的倦怠衰弱的美感直接拿來作為《疑雨集》的特徵。」實際上，永井荷風頹廢、哀情的創作風格，也是深受《疑雨集》的影響的。

永井荷風把王次回與波德萊爾相提並論，讚譽之意，溢於言表。而美國哈佛大學的韓南教授，則乾脆稱王次回為「中國的波德萊爾」。

可以看出，《疑雨集》雖不彰於文學史，但卻是一本「奇書」。